

集部

堯峯文鈔卷二十三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記二共十三首

寳翰堂記

前禮部尚書臣王崇簡偕其子今工部尚書臣熈延臣琬過其私第第有堂三楹顔曰寳翰蓋臣熈構之以敬置

世祖章皇帝所賜

御札及書若畫之所也於是導臣琬俾與觀焉軸以象

犀龔以文錦發函啟帙爛焉盈目琬既畢觀則臣崇簡
又命之曰女其記之臣嘗逮事
孝陵不敢用固陋辭謹拜手稽首為之記竊惟我
世祖章皇帝以天縱之姿神武之烈受天成命西翦巨
寇南平小蠢十餘年之間薄海内外罔不賓服天下既
定然後躬屈
至尊數引見左右侍從通今好古之士講譯詩書修明
禮樂舉郊祀之典考求籍田幸學之儀以肇興文治當

此之時日不暇給矣及其萬幾稍閒則又能屏絶他好游戲翰墨之林揮灑淋漓渲染生動奇葩異藻間見層出訖於今日其藏弆

天府者固不知凡幾而寸縑尺素流傳人間公卿大夫之家皆褎潢而寶惜之夫亦不為少矣臣熙起家

禁苑既用文學才望受知於

上於是出典制書入備顧問游獵巡幸未嘗不在交戟扈蹕之次如此者凡十有四年而尤以恪恭勤慎獨為

天子所親信故數蒙書若畫之賜視他侍從所得殆有加焉然後知君臣相得益自晚近數百年以來未有及臣熙所遘之盛者周書君牙之誥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古王者所期望於大臣如此若我

世祖之在御也功崇德懋亦既措天下於乂安而又慎擇一二腹心心膂之佐如臣熙輩者用輔毗我後人其知人不可謂不明詒謨不可謂不遠且大矣然則竭股

肱之力奉揚
嗣天子丕顯休命以無忘
先皇帝之知遇而侈寵錫於無窮是皆臣熙之責也書
又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臣於王氏父子見之矣
御書閣記
皇帝踐阼之二十有三年冬十月戊午
南巡至蘇越二日庚申
御舟還次無錫

駐蹕惠山之麓
召巡撫都御史臣斌
諭曰編修汪琬久在翰院文名甚著近又聞其居鄉不
與聞外事是誠可嘉特賜
御書一軸汝宜傳示不必令彼前來謝恩亦不必具疏
陳謝許其從私家祗受臣斌奉
命即柬官役俾恭賫
上諭及

御書南下夜漏十餘刻臣琬聞知出具朝服跪迎於大門之外繼又九拜三叩首受書堂中既竣事然後敢啓重封敬覽數四凡行楷三十有五行一百三十有一字乃臨故尚書其昌所録詩餘三闋也筆墨所到光采暉映如鳳之翥如龍之騰如日麗天如雲出岫横縱變化幾於化工雖云臨筆夫豈其昌輩流專以一藝名家者所能髣髴其槩哉其前有致中和小璽其末又有癸亥春

御筆臨董其昌九指字覆以康熙
御筆之寶臣琬舒卷甫竟感愯有加盖臣在今世諸儒
中學術才行最䟦踈拙向者承之史館幸免臯戾自請
告以來姓名不挂朝籍者踰四載矣不虞蟣蝨小臣尚
辱眷注勞以
溫諭錫以
宸翰受恩受奬高厚無際蓬蓽之内爛然有餘燿焉在
昔唐太宗之於其臣馬周也嘗賜飛白宋孝宗之於其

臣范成大也嘗賜石湖之號此其人皆居腹心股肱之寄夙為至尊所親任宜其恩數稠疊滋渥且深然而所得筆蹟多者不過十餘言少者僅兩言耳而史官備載之二臣列傳推為榮寵至於成大則又造作文章大書深刻登諸樂石庋諸華屋用是侈大君臣相得之義以誇示隣里留貽子孫況乎臣琬之所被過此什伯者乎顧惟犬馬之齒漸就揺落氣薾力疲圖報無所繼自今以往其敢不夙夜戰戰栗栗益思勉自刻厲期無負

皇帝不與外事之旨庶幾省身寡過或能對揚

休命於萬一云

草庭記

平湖鮑生聲來有讀書之屋三楹額其前榮曰草庭而

乞予記之予惟屈原作離騷嘗以香草喻君子如江蘺

如薜芷如蕳苓如揭車如蕙茝如蘭如蘜之類皆是也

以惡草喻小人則如茅如薋如菉如葹如蕭艾如宿莽

是也而或謂蘭蓋指令尹子蘭而言然則江蘺薜芷又

何所指乎無論引物連類立言本自有體不當直斥用
事者之名且令尹素嫉原而讒諸王此小人之尤者也
原顧欲滋之紉之佩之若與之最相親昵亦豈離騷本
旨哉予竊疑于蘭名氏乃後人縁騷辭附會者其説頗
非是今鮑氏之庭所有者果香草乎抑惡草乎聲來從
予游三年予觀其人篤信好古之君子也使遇惡草必
非其臭味必將斬伐芟刈之不暇而奚暇借此以名其
庭此其所託殆為蘭蘜蕙茝之類可無疑也聲來讀書

稍間盡亦考之爾雅以辨其名廣之本草以審其性時其榮落華實從而植援以扶之抱瓮以灌之開徑延賓客親故以翫之寫為圖畫發為歌咏以形容之乎審如是則庭之得是名也雖百世而後衆芳銷歇猶能與南陽之草廬成都之草堂並傳於好事夫豈騷人香草空言無事實者比與

展硯齋記

宗人季青購得古端硯一於俞子無殊之所其形如展

遂以展硯顔其齋既命四方諸名士作詩歌以寵之復屬無殊命予為之記予問曰季青何以好此硯也無殊曰此硯相沿為宋季物閲世四百載矣自閩流入吳中凡更數姓而入於季青之室季青弱冠以意氣自豪讀書善屬文則其得硯之古者而好之不亦宜乎予曰甚矣季青之拳拳於古也雖然古之宜好者獨硯也乎哉其見於器物者則有鐘彝鼎罍尊壺盤洗之屬見於翰墨者則有碑文石刻法書名畫近代士大夫遺蹟之屬

是皆可謂古矣顧猶非其至也最上則莫如六經三史
諸子百家與夫漢魏以來訖於唐宋諸凡賢人君子大
家名流之文章其好之也非區區供耳目之翫而侈見
聞之博也益得其鐘彞器皿則可以考制度得其法書
名畫則可以怡性情得其經史子集諸書則可以上鏡
國家之盛衰興廢下覩人物之是非邪正淺深高下而
采擇其嘉言善行以為楷模而備當世之用其益視一
硯不尤大哉夫古人之亡久矣一切流風餘韻往往散

見於是數者之間雖其磨滅乎兵火零落乎山崖墟市而毀棄乎婦人孺子流俗之手殆不知其幾而留傳人間者猶十而三四也特患夫有力不能好與好之而無力耳季青既年少有志而又力足以副之益當遐收博摭使是數者悉充牣於齋中然後能極其所好而無憾也而其端蓋自屐硯始若區區以此硯爲古則季青之名其齋也毋乃局於一物而未之思耶吾知其必不然矣故爲述前之説以廣之

蘭室記

晉士會食采於范而武子其謚也而班固古今人表則列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兩公孫龍相距踰百餘年而鄭玄謂仲尼弟子即論堅白異同者盧橘枇杷一果也而相如上林賦有云盧橘夏熟枇杷橪柿蔓菁萊菔兩菜也而注本草者或云在南名萊菔在北名蔓菁古之名物甚夥載籍甚冗而學者彼此詆訶又甚繁碎雖有博洽之士亦安能一一疏通證明而俾無小誤於

其間乎予家藝蘭數本每夏秋之交華既放舁置室中以自怡悅客至輙從而誇示之有客笑曰此土續斷耳非離騷詩䟽淮南子陶隐居之所謂蘭也而吾子取以誇客其不為有識誚者幾希予曰不然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為一人不害其為良史鄭玄不知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為大儒相如不知枇杷之即盧橘不害其有辭賦名注本草者不知蔓菁之非萊菔不害其為活人之伎今玆華也嗅其氣則郁然而芳覩其色則油然

而潤可以入咏歌可以侑梧酌可以供采掇可以對之而忘埃壒之為患溽暑酷日之為煩蓋非幽人逸士莫之能樂此也雖以蘭譽之夫亦宜矣予固非博洽者又何必辨其孰真蘭孰贋蘭孰專蘭之實孰冐蘭之名而誤者耶因揮手謝客曰姑為我撥去離騷詩䟽請以異日受命

姜氏藝圃記

藝圃者前給事中萊陽姜貞毅先生之僑寓也吾吳郡

治西北隅固商賈闤闠之區塵囂湫隘居者若之而茲圃介其間特以勝著圃之中為堂為軒者各三為樓為閣者各二為齋為窩為居為廊為山房為池館邨柴亭臺畧彴之屬者又各居其一予嘗撮其大凡則方廣而瀰漫者莫如池邐迆而深蔚者莫如邨高明而敞達者莫如山顛之臺曲折而工麗者莫如仲子肄業之館若軒至於奇花珍卉幽泉怪石相與晻靄乎几席之下百歲之藤千章之木干霄架壑林栖之鳥水宿之禽朝吟夕

哢相與錯襍乎室廬之旁或登於高而覽雲物之美或俯於深而闚浮泳之樂來游者往往耳目疲乎應接而手足倦乎扳歴其勝誠不可以一二計葢茲圃得名也久矣圃之主人亦屢易其始則有袁副使繩之以高蹈聞於前其次則有文文肅公父子以剛方義烈著於後今貞毅先生復用先朝名諫官優游卒歳乎此而其兩子則以讀書好士風流爾雅者紹其緒而光大之馬蹏車轍日夜到門高賢勝境交相為重何惑乎四方騷人

墨士樂於形諸咏歌見諸圖繪訖二十餘年而顧益盛與不然吳中園居相望大抵塗飾土木以貯歌舞而誇財力之有餘彼皆鹿鹿妾庸人之所尚耳行且蕩爲冷風化爲蔓草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石隝山房記

吳中石之美者如太湖嶰村之屬最著以堯峯文石爲甲泉之美者如武邱法雨七寶憨憨之屬最著又以堯峯乳泉爲甲故吾吳游者莫不盛推堯峯尤西山幽絶

處云石隖在堯峯之麓居人不及數家然其行路所踐皆文石也晨夕所引以灌稻田汲之以供食飲洗濯者皆乳泉也又加以竹樹之美華藥之勝雲霞煙靄出沒之奇麗悉與泉石相映帶王子咸中愛之遂築别業讀書其間暇即探泉源窮石脉極其登覽所至而休焉予竊異之以為咸中年力甫壯方鋭志勲名學術而故居又在吳市西南隅素稱舟車冠蓋之衝其中則有文恪公怡老之園有先君子耆老之堂以娶以游以燕以寢

自生長以來葢三十餘年矣出則可以結納四方名士大夫入則可偕其諸伯仲從容觴歌文酒之會計無便於此者顧棄之不居而補衣素食屏蹟於深山窮谷與泉石為伍無四方結納之援無伯仲文酒倡和之樂予度其人非恬勢利厭塵囂曠焉有得於胷中者不能然也然則咸中之居此而豈徒哉顧予數嘗詢咸中以所得而終不予告則又何也作石隝山房記

傳是樓記

崑山徐健菴先生築樓於所居之後凡七楹間命工斵木為橱貯書若干萬卷區為經史子集四種經則傳注義疏之書附焉史則日録家乘山經墜史之書附焉子則附以卜筮醫藥之書集則附以樂府詩餘之書凡為橱者七十有二部居類彙各以其次素標緗帙啓鑰爛然於是先生召諸子登斯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女曹哉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耳目濡染舊矣蓋嘗慨夫為人之父祖者每欲傳其土田貨財而子孫未必能世

富也欲傳其金玉珍翫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寳也欲傳其園池臺榭舞歌輿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娛樂也吾方以此為鑑然則吾何以傳女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遂名其樓為傳是而問記於琬琬衰病不及為則先生屢書督之最後復於先生曰甚矣書之多厄也由漢氏以來人主往往重官賞以購之其下名公貴卿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或親操翰墨及分命筆吏以繕録之然且裒聚未幾而輙至

於散佚以是知藏書之難也琬顧謂藏之之難不若守之之難守之之難不若讀之之難尤不若躬體而心得之之難是故藏而弗守猶勿藏也守而弗讀猶勿守也夫既已讀之矣而或口與躬違心與迹忤采其華而忘其實是則呻佔記誦之學所為譁衆而竊名者也與弗讀奚以異哉古之善讀書者始乎博終乎約博之而非誇多鬬靡也約之而非保殘安陋也善讀書者根柢於性命而究極於事功沿流以溯源無不探也明體以適

用無不達也尊所聞行所知非善讀書而能如是乎今
健菴先生既出其所得於書者上為
天子之所器重次為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藉是以潤
色大業對揚
休命有餘矣而又推之以訓敕其子姓俾後先躋巍科
取膴仕翕然有名於當世琬然後喟焉太息以為讀書
之益弘矣哉循是道也雖傳諸子孫世世何不可之有
若琬則無以與於此矣居平胥鶩才下患於有書而不

能讀延及暮年則又跧伏窮山僻壤之中耳目固陋舊學消亡益本不足以記斯楼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為一言復之先生亦恕其老誖否耶

南垞草堂記

堯峯志南北二垞相傳元末顧阿瑛嘗避地卜居於此其事不見他書未知果然否也南垞在胡巷邨南予居邨中吳公紳先生屢訪予於此而樂之因買地築小園為草堂於其間堂之前喬柯數章文石參列飛泉從山

巔來穴垣而入每澌澌鳴除下堂之東為漱石之廊又東為攏雲之閣又東北為容安之軒予山居多暇輒屣步徐吟其中然其勝未有踰草堂者公紳遂以南垞之名名之而且屬予記之予讀歐陽公所記許氏南園以為園不足書特書其孝友一節以示勸何其工於立言之體也今吳氏善行殆不減於海陵之許蓋公紳故儒者及壯始業醫以是喜讀書為詩好施樂義有以病告者無論寒暑風雨必往既悉心治療其醻謝有無舉不

校也有餘資必用以分給親故賔客隨手散去家不留一錢親故待公紳舉火者日常數十人故雖為良醫有盛名而甚貧異時遘末疾動止須人一切甘脆藥餌米鹽薪炭之資俱自公紳長子毓乾主之毓乾奉侍起居不解衣韈廢寢與食者凡六十晝夜公紳有宅一區有田三頃毓乾願悉推予諸弟又願償其父所負他人金至五百餘兩然毓乾亦貧方謀醵錢為之其仲弟于石以諸生從予游三年亦恂恂醇謹如毓乾嗟乎吳中風

俗猥惡往往錐刀之末箕帚之微而至於母子相誶伯仲相閱者所在皆是顧吳氏善行獨萃於一家若此歐陽公又以為使許君子孫其孝弟久而愈篤將見園中之草木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者不爭巢而栖不擇子而哺也葢氣戾則咎徵應之氣和則休徵亦應之此理之固然無足怪者故予於吳氏亦云然則公紳其扶杖隱几從其諸子姓愉愉然安居於兹堂以俟焉可也

游京師郭南廢園記

出宣武門橫徑菜市穿委巷而南得廢地數畝有勝國時民家故園在焉予居京師十年游其地者屢矣最後偕二三子會飲於此箕踞偃松之下相羊襍花之間予與二三子皆樂之日中而往及晡而後返予乃告二三子曰昔孔子樂以忘憂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皆至人惟道德之適而性命之安是以無所往而不樂也至於吾黨則不然學焉而不足養焉而不充紛紛然

刼之以憂患而濟之以私欲斯二者日相尋而未已則其所不樂者不既多乎茍非有所寄焉亦何以逌然而笑灑然而歌悠然而有會心也哉然則吾與二三子取酒以為歡擷芳以為翫葢亦出於無聊之思不得已而寄諸斯園以相樂也非所謂樂其樂者也夫必能樂其樂然後命之曰至人

重修報恩寺記

報恩寺直府治卧龍街之北俗但謂之北寺宋世佛日

嵩法師道場也按郡志在孫吳時為通玄寺在唐為開元寺至吳越有國始易今名宋崇寧中加號萬歲尋以嵩法師開演華嚴疏鈔於此敕為賢首教寺其地故有塔十一層凡再建再毀紹興末行者大圓重建始去其二級為九層明隆慶中又不戒於火僧如金重建推為一郡浮圖之冠葢此寺屢興屢廢踰千載矣由宋而元訖於明初其徒侶日益蕃其規制亦日益恢大長生田至千八百畝有竒黄文獻公溍宋文憲公濂後先為文以

記逰者百餘年來田俱不可復問而殿宇亦傾圯並盡寒煙古木荒谿敗草棲鳥雀而牧馬牛者不知其幾何月日矣惟塔猶巋然獨存逮入
國朝亦復隳剥漸甚有僧惟一者募修頗力卒未竟而罷康熙五年太傅金文通公歸老於家偕其仲子侍衛君顧而歎息促延剖石壁公主之首葺不染塵耳殿繼興塔工施者輻湊坌集於是飛金湧碧絢耀中天之上欄楯俛雲鈴鐸交風緇俗瞻仰莫不踊躍讚頌方議肇

正殿之役會文通公及壁公相次即世嗣法席者一源聞公即壁公大弟子也甫涖事慨然引為已任盡裒衣盂所儲倡之復集社友凡十輩醵金左右之聞公喜曰役可興矣遂鳩材召匠諏日從事起十二年冬閱九年而始潰於成其崇十尋而縮修加於崇十三尺而贏廣視修之數而倍其半中楹奉妥金像三坐摶土設色悉出名手他若栖禪之所演法之堂旁及齋寮廚庫之屬大細畢備共糜白金二萬餘兩危檐重霤文階畫棟如役

神力如入化宫文通公壁公之素願至此方大慰而聞
公又示疾矣臨化召門人曰吾精力盡殫此殿茍無文
述之將何以示諸方垂來者乎門人某等既承遺命乃
介侍衛君屬文於琬琬竊觀吳中諸名刹莫如靈巖玄
墓兩刹最著類皆借名山以成其勝惟其有泉石可翫
有峭崕深壑可泳可游以是春秋佳時士女信向者爭
趨焉第非挾宿舂之糧藉舟車之力不能以至也若報
恩則距闤闠僅步武耳四墉而外市廛賈區鱗次櫛比

初無泉石崖壑為士女之觀也然而室廬像設之壯麗寳華名鄉之幽馥鐘鼓魚版梵唄之悠長無日夜不在庸俗耳目間於以警其惰媮而激發其齋心好善之念者豈不尤易易哉所謂不離世間有為法而入第一義諦將在此矣琬故樂叙其興造本末俾刻諸石若社友氏名及所輸財如干則另列於碑陰云

重修堯峯露禪菴記

由蘇之府城西南行三十里為堯峯興福禪院循禪院

東麓折而入竹徑以升乎峯之顛松篁交翳泉石旁互而其地獨平衍可廣袤數十丈則露禪菴在焉前直具區西接靈巖穹窿東闞楞伽茶磨諸山層巒重壑俯仰左右游者以是菴為最勝先是有崑山僧性海號湛川和尚者來游堯峯說其山水擇石穴以栖止即俗所謂大龍洞是也土人安和尚誠樸稍饋之食適大雨雪三日樵采路絶山顛無煙火土人合譟曰和尚凍餒死矣天霽往求之則宴坐穴中誦佛號如故也父老悉敬異焉

共醵財構木龕於菴阯俾居之已而施者坌集和尚始刱菴其地一切像設堂廡齋寮庖湢之屬釋氏所宜有者皆畧具為屋若干區其後既興禪院規制日益弘敞乃躬往住持其間而是菴命門人守之訖今且百年菴不能無傾壞諸僧取足自容旦暮香火僅得弗絶而已上人超曉字尚德和尚之四世孫也慨焉捐其私槖庀材鳩役大治土木於是易沏支皷飾其漫漶而崇其卑庳菴以絢燿華好凡春秋之交士女瞻仰者漸盛然上

人衣盂之儲罄矣予所居山莊距菴三里許數肩輿往勞之上人輒自奮曰未也因旁指藝蔬隙地謂予曰此可營建傑閣吾將走京師具詞禮部而聞諸天子儻得賜吾佛所説大藏教典庋鐍於此則死且不憾子盍為我記菴之顛末以示諸檀施庶有哀吾志而佽助之者予許而未暇為也及予應詔北上則上人先在每過予旅舍必以記請予阻之曰記易易耳教典果可蒙

上恩以賜否建閣之資安出河冰將泮盍從我歸老堯峯乎上人黙不應而去予嘉其志之勇以決也因告米子紫來予施文子施書合成此勝縁可乎遂為之記而乞紫來書之以鐫於石

重修慧慶寺正殿記

出閶門沿漕河而南為虹橋未至橋數百步有慧慶禪寺在焉建於元之延祐賜額於元統天如則禪師嘗記之寺前後爽塏平衍故為吳人士娭游之所前記謂其

松林柳徑映帶如畫者信也由元歷明寺屢興而復廢至是佛殿乃大壞像設露處入門瞻禮者悉憪不虔一寺莫之誰何也僧惟貞者輒自奮曰此非吾責乎乃出其槖褁以衰木石以庀徒衆而命監院廓源董其役闕則補之圮則易之漫漶黯昧則丹碧之凡閱五十有四日縻白金一百八十两而始訖工於是一寺煥若改觀矣嗟乎自

國家撫定江漸而吾吳又更湖海寇盜之虞公私廬宇

其廢為丘墟灌莽狐鳴鴟嘯之區者十將三四而佛法於是時顧獨大熾層樓傑閣上摩霄漢雕楹畫壁下瞯鬼工鐘版日聞金錢粟帛之問日至舟車士女歲時往來其塗者旁午大抵江浙諸名剎皆然而吾郡則推靈巖玄墓兩法席為之冠甚矣吳民之佞佛也訖於今日東南之蕩平亦已久矣然而為佛氏之學者往往求食無所橐盋荷笠散而他之判然與曩時異豈吳中故俗至此而遂變與葢十餘年以來吳民甫脫湯火而水旱

疾疫之災仍歲間作徭役益重而訟獄益煩閭閻之間方謀朝夕之不暇其不能捐室家減衣食以旁及學佛者之徒固其勢爾也然則盛衰循環之數雖佛法亦有不得免者而吾獨慨然於吳民之窮焉幸而有貞公者出不假同侶不邀檀施悉其俗姓之儲畜以盡之於佛而成此莊嚴偉麗非常之觀豈不誠難也哉吾謂是役也當吾民既窮之後雖使彼之為徒者日夜奔走衢路號呼匃募以圖其事猶未必其果速辦也而貞公獨力

所就卓卓如此世之士大夫類以異端斥浮圖如貞公者夫亦何可盡斥與工既訖予許為之記而貞公病甚臨滅猶屬文子與也來促予文予不敢忘也乃述是說以告凡學佛者

堯峯文鈔卷二十三

堯峯文鈔卷二十四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序一 共十一首

送人之雲南序

十六年

王師下雲南李定國率餘衆奔緬甸其明年議者憂定

國引諸戎入寇將

命平西王先其未發率師往剿之羣言僉同吾獨策之

以爲不然昔曹操破袁紹于官渡因擊烏桓走袁尚袁熙于遼東而不追也諸將問其故操曰公孫康素畏尚熙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已而康果斬尚熙以降甚矣操之善料敵也今定國就食西域仰其鼻息果能相親信乎抑各有猜嫌之心乎此其勢與袁尚兄弟之在遼東何異計莫若頓兵境上遣一介之使馳至緬甸諸國貰其納叛之罪使討定國自贖則西域必聽命此亦曹氏遺謀也吾又嘗請于尚書王公曰今

欲守雲南其要害有幾其障戍之地有幾公曰上策保騰越州其次則永昌城耳吾曰度用兵幾何人而足公曰不過二萬吾又曰當用饟金幾何公曰可減額饟十分之七蓋公永昌人故為言如此夫用其猜嫌之心而開其自贖之路無勞師翫寇之名而有汰兵減饟之實則

國家亦何憚而不為也語有之射幸數跌不如審發今議者知戰而不知守知急攻之可以一勝而不知緩誘

之可以十全用力多而成功少豈計之得者哉惜乎無以此言聞于

天子者于是吾同郡其君方挍牒吏部爲雲南之遊吾既告之以此且曰君今行矣平西王方折節下士而巡撫袁公其人又溫然長者必能聽用士大夫之策士大夫必易于盡力君盍秉間以吾此言說之使得聞于

天子乎是吾心也是可減兵數萬與額饟數百萬者也君其識之遂書以爲贈他若交游惜别執手流連之語非

國家大事所繫者不具載云

送陸蔚文序

古人之為學也始於家塾里序而後登於天子之辟雍及其仕宦而歸也則又皆以教人為職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以董率其里中之子弟葢終身於學也如此故能砥躬修行羣焉推一國之望而復能出其緒餘以立教此俊民髦士所以彬彬而興也後世道術分裂士各自名一師而國家所設之官奉

天子之命來教於學宫者其生徒多至數百而為之師者於諸生一切行誼之不修學術之不正文藝之不優不粹槩無所問不啻越人之視秦人豈不大可慨哉夫是官也既無簿書期會之責見督於上而上之人又以儒官優容之是宜與諸生日夜講肄於詩書禮樂之間使皆蹈繩榘躬學問彬彬如古之俊民髦士然後為稱而顧曠其職則是上負

天子之命下負國中諸子弟也葢其相沿習久矣獨吾

友陸子蔚文其人耿介而有立明敏而多聞以文行知名吳中故當涖官松學也舉諸生脯脩贄具他師所苛責不已者悉蠲除之貧乏不具膏火者加賙恤之其學行過人可為諸生法者又加奬勞而勸勉之歲時又大課其文藝月必一舉既次第其甲乙而遴擇其尤秀異者從容分別備陳於學使者之前其奬勸董率之法有加無已前之所云兩負者在蔚文則兩皆無愧可謂克稱其職矣於是上官莫不嘉歎遂以卓異入薦剡為大

江南北七府一州吏治之最蔚文亦榮矣哉今方擢令廬陵行有日矣予聞班孟堅之論循吏也必曰以經術潤飾吏事而其傳蜀文翁獨述其興學校好教化稱西漢治行第一由今觀之蔚文其能為文翁之治決矣予故於蔚文之行也贈斯言以竢

送胡生序

天下士大夫咸集京師達官貴人車者騎者日夜相望於道京師之人遇之相與指斥其姓名坐者箕踞立者

跛倚恬然不之怪抑何謔視之若此哉至於窮鄉僻邑
素未嘗習見官府雖有縣佐幕僚之屬爵不過一命位
不過九品然當其出也皁蓋肩輿伍伯前導則閭巷之
婦女爭聚觀以為榮其稍謹飭者或俛首屏氣不敢出
聲固已與京師異矣京師之俗五方襍處豪猾無藉之
民借鬬訟為蠹孽把持官府之短長官府反從而畏忌
之而窮僻之地率以治耕織守田廬為務親上奉法非
有租賦徭役之事終其身不入官舍求所謂豪強大猾

舉無有也為之吏者不過歲時出條教講保甲而已此其勢易以尊而其事易以辦也夫惟處易尊之勢而治易辦之事故自一命而上奮欲以循吏自見者恒欣欣然趨之豈必仕宦京師然後為樂耶今胡生某將為主簿於某縣其城僅三里居人不及數十家葢亦窮僻之最甚者也度生之心必有不釋然者吾故為此說以速其行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諸曹失之一郡得之此十數州縣之慶也
國家得之交游失之此又二三士大夫之憾也吾友王
子貽上年少而才既舉進士於甲第當任部主事而用
新令出為推官揚州將與吾黨別吾見憾者方在燕市
而慶者已翹足企首相望江淮之間矣王子勉旃事上
宜敬接下宜誠涖事宜慎用刑宜寛反是皐也吾告王
子止此矣朔風初勁雨雪載途摇策而行努力自愛

送宗人舟次出使流求序

予聞古王者之待其臣也亦既寵之以尊位厚之以恒禄矣方其平居無事則又徃徃畧上下之分而敦賔主之誼於是乎筐篚玉帛以貺之膳羞酒醴以饗之鼓瑟吹笙考鏞伐鼓以娱樂之一旦有事若行師出使之屬則曲體其道塗之勞與夫家室之私以慰藉而臨遣之小雅四牡之詩所謂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母者是也惟其情文周浹至於如此然後為之臣者莫不安其勞而忘其私憊心神竭膂力以圖報稱而無難後世不然乎

居則體貌之文不至臨事則慰勞之情不周君之視臣
奚啻秦人之於越人而大夫從事者亦遂咨嗟感歎於
下北山之詩所謂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者是也夫是二
詩者其不得養其親一也使人主代為言之則皆說而
知奮苟出於臣子之自言即不免乎怨且懟矣今吾舟
次才高而學贍器博而志雄
天子拔諸學官之中超授史職知遇不可謂不隆也會
有

詔集廷臣愼簡出使流求者爭首推舟次應命
天子大說諸賚予悉越故例而舟次復條上便宜數事
部議俱格不許特出
中旨曲從其請者四事且俾侯陪臣來逆而後行恩數
不可謂不渥也知遇之隆恩數之渥
天子之待舟次以校古王者之時幾無以異也舟次有
親在堂年且八十士大夫咸謂宜陳情乞留然而舟次
不以親為辭闞尊甫生伯先生之心亦不以其子遠冒

煙海波濤萬里不測之險為虞及舟次馳傳便道過家
奉觴上壽父子間氣貌怡然議論偉然安其勞而忘其
私未嘗有毛髮咨嗟感歎之意所相勸勉惟懼貫越
上命耳是誠賢矣哉其能報效
天子如古四牡皇皇者華之使無疑矣予與舟次同祖
越國又嘗同官翰林於其行也義不能無言既深嘉舟
次父子間之賢而又推本
天子所以寵待舟次者為之追述前聞以贈

送宋牧仲榷贛州關序

康熙十七年仲冬之吉刑部宋子牧仲方以才能簡任關使者於贛州瀕行京師諸相識率皆往而餞之又以詩贈之牧仲意猶未已復命予序其端予歎息謂牧仲曰琬葢嘗受教鄉先生矣願明以語子勝國時士大夫為郎吏者往往不樂任戶曹為戶曹者亦往往退讓不欲以分司之職受知於其長為分司者又皆不汲汲於征利而惟務以寛恤往來之行旅此所以商賈富饒吏

民安樂而士大夫亦多廉恥之風也比年以來其時其勢率異此故關政日益嚴而所以勾稽利敝者亦日益巧且密於是商賈之子錢易耗耗多則舟車不前而貿易者漸稀貿易者稀則所產之地患其不售而遠方難得之物黠者將居之以為奇故其價急趨於翔踊民間既騷然告困而算緡者亦策無所出為國家致富之術如是可乎顧猶自詫曰我才也我能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以寬大為政以招徠拊惠為心上不闕軍國

之供而下不詒遠人之怨是在吾子勉之而已至於贛州山水之雄魚鮮橘柚花竹之美與夫親舊寮友攜尊設祖殷勤道故黯然傷别之情舉凡見諸詩者皆不暇以云也

送張牖如之任南寧序

善為政者使上官褒之不如閭閻譽之之為愈也閭閻之衆譽之不如賢公卿大夫一二人稱述之之為尤愈也葢閭閻之言公而賢公卿大夫之言則可以傳信而

行遠也吾門張子牖如為人忼爽彊力素以才名著聞及笄仕登封絶苞苴袪蠧敝嚴以律已寛以字人如冰之潔而霜之肅也如膏雨之澍而薰風之温也不踰時而政教大行於是士民頌之於野河南諸搢紳宦游京師者頌之於

朝既受擢南寧而邑中耿先生逸菴以中州大儒方棄官家居復為詩文若干首咏歌而紀述之且刻諸樂石書諸素册以榮張子之行昔季路為蒲宰孔子入其境歎

曰善哉由也既而入其邑所歎如之至其庭又復如之季路政蹟不槩見而自春秋以來傳說其善治蒲不衰者則以孔子之言故也登封距吾吳數千里吾吳之父老子弟未嘗游嵩山之麓造陽城之堂然而傳說張子與登封士民如出一口豈非信逸菴先生之言為可以行遠與予知張子之往南寧也其政蹟亦猶是矣張子既用卓異舉是宜備臺諫之選顧僅得通守且遠在西南荒徼人皆疑張子有不豫色而張子怡然自適瀕行

乞予一言為贈夫予之言豈能及逸菴先生哉聊賦五言一章期以慰張子而勉之

送宋聲求序

聲求之丁文恪公艱而歸也三年於此矣為人素雄邁自喜至是益循循修飭未嘗有貴游子弟之過於是族長老稱之繼而姻黨許之繼而合一郡之賢士大夫暨四方賓客往來吾吳者率交口頌説謂文恪公有克家子也葢文恪公故廉謹既歿而家無餘貲聲求又率其

諸弟悉傾槖中所有改卜曾王妣之墓已又合葬其王考妣於匠門外之新阡已又合葬文恪公翁媪於賜塋凡丙舍兆域無不壯麗閎爽措置規畫靡有遺力已又築文恪公祠於虎邱之麓計其後先所費不啻萬緡以上而聲求弗恤也諸族人之喪久在淺土者及欲葬而不克舉者必助之財與諸庶弟析産必均其仲早夭聲求當受其遺田必公諸諸弟其從兄為縣令者有官逋千金悉代為之償家庭之中雍雍穆穆豐儉腆菲

一皆中禮斯其用力甚劬而孝友亦甚篤矣無惑乎頌說之交集也吾聞先王之為治也旣命大司徒賓興萬民而於六行則先之以孝友有不率者則又糾之以刑至詳且密也至於成周盛時勲德之臣無算而詩書所載君陳張仲獨以孝友為稱首何與傳曰孝所以事君弟所以事長王化之行也自家庭始夏商以還淳樸漸漓民俗益以不古父子昆弟雖出於天性而其人之庸者偷者往往習而翫焉逮其甚也則有德色於櫌鉏誶

語於箕箒閱墻於門內日夕浸淫而不自知者矣先王慮其然也是故物以教之刑以防之而又間取名公卿之有至行者播諸訓詞聲諸歌咏以褒許而暴揚之此無他凡以廣樹教化為末俗勸也今天子方孝治天下比隆成周顧聲求內行卓卓如此微獨為遠邇頌說而已異時萬有一獲達於宸聽其有不示褒揚者哉抑文恪公涖官三十餘年其事業在社稷品望在中朝名德在鄉黨號為賢宰輔而

聲求以英盛之歲孑然孤露之身乃欲負荷於後夫亦可謂遺大投艱矣聲求勉乎哉繼自今以往庶幾夙夜在公能遂不怠以止以毋忘前人之遺訓毋墜其令緒與其譽問不獨俾文恪公有令子也且俾我國家有世臣斯則孝友之極效也夫汪與宋故婣也予又文恪公同年進士又嘗與聲求同官翰林辱居前輩之列於其服闋而北上也遂贈是言勉之云

贈翁君序

翁君名天章字漢津吴縣人以諸生入國子上舍為人喜聲色縱游狹邪順治十四年來京師與妓馮金者相好也已盡散其所攜貲不數月馮徑棄君去更歸他氏而君猶日夜歎詫不自得每對客必曰吾負馮生吴人呼妓為某生吾負馮生云於是京師人皆以君為狂翁氏世居洞庭之東山君之族人有逢春者故明中書舍人也其豪邁尤與君類客金陵時有所狎妓寇氏以色藝擅名南院中中書君惑之先後費錢帛巨萬始得娶為外婦

已復游臨安輦槖中金二千於寓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傷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盡不得復稱俠矣遂徧召故人游士及妖童艷倡之屬期詰旦集湖上是日檥舫西泠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纏頭無算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告盡矣又有彥登者亦君諸父行也少任智數武斷山中當明愍帝時置姬十二各建一樓居之高甍畫棟制如掖庭為怨家飛章所訐下巡撫捕致於獄於是君與其族人出家財居閒久

之始得觧葢翁氏以意氣相尚類如此東山之俗健鬬喜訟富者率居貨四方以纎嗇起家而翁氏獨任俠輕財至傾其產不顧亦豪矣哉往予游東山直翁氏盛時甲第相望其子弟輕裘鮮服日夜與賔客相過從彈箏擫瑟有古游閒公子之風今相距不過數年逢春死彦登老且病而君亦濩落長安中訖無所遇翁氏幾無復前日之盛矣然君意氣如故終不以此自悔恨也豈真古之范少伯原巨先之流耶公娶布政來虞公女於予為

從姑之夫性坦率多大言每自矜能詩然館予邸舍累月亦不見君嘗為詩也忽醉謂予曰女他日銘我於石當云云予笑應之曰君果欲琬文又何用銘為於是遂畧序君之生平且牽連翁氏故事為文以贈

漁樵耕牧圖序

葉子子吉日夜念其太夫人將以終養請告而歸於是姜子綺季為作漁樵耕牧四圖董御史玉虬以大字署其首而諸君子又分咏之於後以贈葉子予觀之竊有

疑也昔孔子之立教也嘗黜樊遲為小人而鄙老農老圃為不足學雖子貢欲休於耕田而亦未始許之至於漢陰之丈人杏壇之下之漁父與夫長沮桀溺之徒則又奮其汪洋恣肆之説詆譏孔氏而旁及其弟子俱所不免其意顯與聖人相背葢所謂道不同也葉子學於孔子方欲讀書勵行繼絶業於千載之上而顧區區慕此四者得毋大悖孔子之教乎哉且此四者亦不易為矣古人為之類皆谿刻寡恩盡棄其爵禄之榮衣服飲

食家室之奉遴首垢面苦形勞神而不之恤然後能習其器而嫺其事終身自放於山顛水涯修林平坂之間如丈人漁父之屬是也今葉子果自謂能之乎抑不能而姑試為之已乎吾以為葉子生長貴介而回翔文學侍從之列良有年矣爵祿非不榮也衣服飲食之奉非不日趨於便安也取諸物者弘而所以自衛其身者厚然則葉子之於此四者固不暇嫺且習也假使一旦貿貿焉為之此其中必愀然而不樂其外必勉彊焦瘁而

難堪夫以不嫺之事不習之器又加有不樂難堪之情即欲如古人之終身自放庸可得邪此吾所為疑也雖然以此言序此圖亦少謬矣葢吾聞葉子之先大夫有别墅在鄧尉之麓其地左山右湖崇深而幽秀舉凡四者之人無不畢集乎此葉子試奉侍太夫人往而挾其軒輿几杖從容湖山之旁既足為游觀之適及其時日稍暇則又凭欄而望擁郄而吟然後徐展此圖以挍其人物風景相似與否夫亦將為之囅然一笑也

孝陵于役詩後序

康熙四年五月工部主事臣壐鳩工

孝陵往返三十餘日賦詩七章還以示宗人臣琬臣竊

惟

世祖章皇帝以威德撫有中夏西踰棘笮東極甌閩諸

僭逆草竊之屬罔不泥首歸命當是之時內而公卿百

執事外而督撫已下諸臣凡所簡任必極一時人才之

選故能協心同力以左右太平之治沿及今日其為

新天子股肱耳目者舉皆
先帝之詒也至於
親政已後十餘年之間天人洽和
朝埜寧謐
人主能優游垂拱數與文學之士修舉明堂郊社之儀
幸太學耕籍田雖制作未備而規摹則已弘遠矣假使
降年稍永即唐虞三代之盛無難致者不幸而天方降
割享國日淺此遠邇大小所為望風稽首流涕没世者

也若臣璽者則又叨列
禁近固嘗親覩
先帝之盛德宏伐而闚見其覲文匿武之心其所感念
於中多矣況乎式瞻
寢園與夫衣冠出游之地有不為之泫然以泣愯然以
悲者乎此七章之所自來也臣又竊考周詩之有大小
正也類皆為文王武王剏興王業而作蓋當其在位則
鋪叙而形容之及其既歿且久也則又追述而慕思之

古之臣子莫不皆然若

先帝之功德涵濡積累既已比隆文武而臣璽之所著於文章者雖不敢仰望元公猶當列在辛甲尹佚之次畀時儻得出此七章以獻太師瞽工播諸弦歌叶諸金石其庶幾能揚遺烈於無窮也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峰文鈔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姚元焜

堯峯文鈔卷二十五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序二共十八首

禮記說義纂訂序

二禮不明久矣宫器之異同儀文度數之詳畧其間紛紜轇轕疑不可信者葢更僕不能數而立馬不能算也姑即禮記言之一郊也或曰用辛日或曰擇元日然則元日為是乎辛日為是乎一禘也或曰春祭或曰夏祭

然則祭於夏為是乎祭於春為是乎一廟制也或曰大夫有皇考廟或曰有太祖而無皇考然則宜從祭法乎抑宜從王制乎一奔喪也或曰大功望門而哭或曰見喪者之鄉而哭然則宜從雜記乎抑宜從奔喪乎一禫祭也或曰中月或曰祥而禫然則宜用二十五月乎抑用二十七月乎一異父昆弟之喪也或曰大功或曰齊衰然則宜依子游說乎抑依子夏說乎四十九篇出於小戴一家而猶彼此乖反此皆學者所當盡心也漢唐儒

者往往膠守師說而不能詳加考求訖於前明則特視為科舉時文之業口傳耳剽以冀倖一第實無人焉綜核貫穿於其中何怪乎學日益陋識日益卑四方之風俗亦日益壞而天理民彛或幾乎息也關西楊公鳳閣盡心於禮者有年獨能旁綜儀禮周官二經淹貫馬伏鄭王諸訓故以成此書取而讀之則吾前之所疑者公固已深思自得或微引其緒或詳折其衷繭抽解剥悉犂然而筆之於書矣以是裨補世教夫豈淺鮮也哉於

是公從子三開使君醵金刻諸吳下工竣而命予序之予於禮經素非專家而顧因公之書以其餘日稍盡心焉故遂承使君命為之序

遠志之茁序

前明御馬監太監劉若愚直隷延慶州左衛人崇禎初以魏忠賢黨下獄若愚自辨頗力在獄中纂此書所述妖書及客魏始末最悉卷首曰寺人小草又曰遠志之茁與酌中志畧大同小異此葢其稾本也予借諸文氏

筆畫譌謬且襍以行草遂別加繕録而序之曰嗚乎凡國家之患一曰女寵二曰宦寺而外戚與藩鎮猶不與焉何也女子小人其類同其志同其闚伺也狡而深而其結納也亦近而便日夕於人主之側不蠱之以聲利即中之以土木導之以犬馬游幸未有不相為表裏者也然考諸前世所以亂且亡者往往成於宦寺而始於女寵漢有王聖與其女伯榮在內然後江京李閏之徒因之而黄門常侍遂熾唐有張良娣干豫政事然後李

輔國程元振之徒因之而北司遂以亡唐葢女子小人皆足以致患而女寵之惑人主也尤甚牢根固蔕盤結於閨闥之間陽託人主之權而陰樹左右羣小以為援諫官之所不能糾而重臣之所不敢問此誠召亂之本也夫安得有不亾者哉前明亦然始之以鄭貴妃繼之以李選侍復繼之以乳媪客氏而魏忠賢始乘其隙竊弄人主之威福以號名同黨誅鉏異巳外廷之覬覦富貴者又莫不夤緣朋比朝鄭李而夕客魏於是釀搢紳

門戶之禍者紛紜轇轕垂五十年及其末也賢人君子
大則糜爛於詔獄次則銷磨於罷官遣戍而明之社稷
遂浸淫傾仆而不可復支然則宦寺之為患又未有不
由女寵者也嗚乎千尋之木非不高也吞舟之魚非不
大也至其腐敗則必自内始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
人後之長國家者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兵餉一覽序

康熙六年九月戶科掌印給事中姚公文然上疏其畧

曰臣伏念

詔旨每年開征夏税定於五六月秋糧定於九十月此

誠

皇上恤民之美意剏業之良法也然臣見年來各處兵餉俱藉本年催征銀兩為支銷本地及撥協别省之用竊慮來年兵餉開支在於正月而民間開征在五六月相距幾及半載安能隨收隨解不誤軍需乎臣嘗約計來年春季所入不能充一季所出萬一軍需孔亟不得

已又議變更則是美意晦而不彰良法行而復止甚可惜也應請

勑下部臣速查今歲存貯款項與明春一季應行征收款項通盤合算果否充一季兵餉之用如有不敷酌議變通或借發帑金或暫開事例以成就

皇上之良法美意蓋皆所謂權宜之術有類此可推行者統在部臣熟籌

皇上詳擇非臣愚昧所能盡知也䟽上

天子下其章户部先是尚書王先生弘祚虞軍需之不繼也乃命予勾挍遞年已來存貯錢糧予方移付文十四司其數猶未集也而會是疏既下王先生督率益急諸司付文亦至予日夜目披手筭釐其蠹戳覈其漏遺錙銖塵渺按籍攢簇逾六旬始得存貯銀伍伯肆拾萬兩有奇以復於先生自是兵餉可無虞矣予退復輯其餘意撰錄是書命曰兵餉一覽其端總目爲一篇一每年兵餉所出之數一每年正項雜項所入之數一每年每項存貯候撥兵餉

之數其後復詳晰直隸十四布政司為十六篇一本地每年地丁額征之數有蠲荒則別書一雜項約征之數如缺官住罰變產罪贖之類皆在內有鹽課關稅蘆課者則別書一每年貯庫之數一上年奏銷存賸之數已上凡如干條一本地每年兵餉之數有藩下及綠旗應析者則區為二一應撥協餉之數如雲貴兩廣川閩則無此條一先年缺額兵餉未經找撥之數已上又如干條他如薊州密雲昌平宣府大同諸營鎮滄州德州保定太原諸駐防額餉俱附見本地兵餉之左江寧鎮江杭州西安駐防總在合省兵餉數內無另款其已撥某項如

干未撥如干支銷抵補其項如干則用朱書細疏各項之下然後國計之出入可以瞭如矣夫舉其總則先兵餉而次賦税者明職掌也財用以兵餉為急也核其詳則先賦税而次兵餉者重物力也財用以賦税為原也子撰録本意葢如此書既告成會添注尚書馬爾賽建議於

朝格緩征之

詔不行於是有司一切催科如故越明年復廢左右兩餉司而王先生亦遂得臯去位矣予自惜精力之萃此也久

姑藏弆其書於篋衍而序之云

焦山古鼎圖詩後序

古之祀典有彝器彝之為言常也顛者為鐘仰者為鼎鐘鼎固彝器之大者也左氏傳曰諸侯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則撫之以彝器此天子所以錫有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蓄與二王子之所咏殆即其類與予嘗論之古器之與法書名畫並重也自宋代始蓋當累世承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永叔劉原父者爭以博雅相高

沿及政和宣和之間天子更𠜲禮樂亦寖慕三代之法物捜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是李伯時黄長睿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款識研窮其字畫而諷味其文章繪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之器益見尚於世令二王子從登眺之暇摩挲鑒賞作為詩歌以傳道之不啻數百言迹其風流好尚其何減於前宋諸君子哉抑予有感也昔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郜大鼎於宋說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有之稱也

夫魯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深惡然則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多矣此可謂鼎之不幸也至於焦山所蓄者雖嘗見汚嚴氏父子然猶幸而得反其故深自藏匿於窮巖絶壑浮屠氏之精舍固不可以鄙鼎者相提而語辟諸山林隱遯之士遭罹患難而卒能潔身以自全豈不尤為可尚也哉予故并論之若二王子之詩雄偉竒麗儼然子美退之復出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隲在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圍視腹

而殺其七之一耳高三寸足倍之有銘在其腹其辭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於周□□于圖室司徒南仲右□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册命□惠曰官司□王□側□作錫女玄衣朿帶戈琱戟縞韠彤矢鋚□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凡蝕二字疑不能知者八字此子之所釋也與貽上原文稍異

歸震川先生年譜後序

先生既殁之後其族弟道傳刻遺集二十卷其子子祐子寧又刻集三十二卷二本去取多不同而子祐等所刻有詩一卷又附行述墓表誌銘一卷視道傳本稍備而獨無年譜琬深惜之因畧其事蹟稍次第之以示高山仰止之義夫當明之中葉士大夫争言古文往往勦襲史漢諸書以相轇轕紛紜倡和徧於東南此先生所深歎於妄庸人為之巨子者也於是退處荒江寂莫之濵獨與其門人子弟講求六藝慨然以斯文為己任而

欲遠追游夏之徒於千數百年之上不亦豪傑之士哉
盖琬嘗因所譜而推原其始末矣以先生之學識自當
出入禁林螭居簪筆荷橐之選顧獨連蹇蹉跎凡九上
春官而始得一第斯巳謂之不幸然且困於州縣之職
不理於娟妒者之口齟齬數年垂及遅暮而後從散僚
之中與掌外制方欲以高文大册自鳴天子之前而又
溘焉長徃矣先生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
者固有其志而未及疇也然則區區遺集亦何足以槩

先生哉王文肅公嘗稱先生之文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懽愉慘惻之思溢於言外可謂大雅不羣者竊歎以為知言去年夏琬屬同年生從先生之曾孫莊乞寫其遺像而至今猶未有以復也當致書促之而先識其事於此將以附於譜之右方

重訂韻補序

凡字莫不有聲有音故平上去入四音為之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為之緯而後切韵協韵興焉所以

盡韻學之正變也夾漈鄭氏獨倡急慢諧聲之說如中之協十陽激之協十八藥皆協韻也而鄭氏以中央之急聲為張取證於古豔歌以激摶之急聲為郭取證於西京賦此其說葢本梵書之合音而於六經諸子所謂協韻之道尚未之備也惟吳棫才老所作韻補最為淹洽嗣後朱晦菴先生遂悉采之以協詩三百篇與楚離騷葢其為大儒取重如此非徒有功於小學而已也今夫世之士大夫羣焉宗尚者惟劉淵韻畧一書耳其他

如陸法言之所輯孫愐之所增宋祁鄭戩之所修定所謂二百六韻者俱茫然弗之辨矣而顧暇問協韻乎哉予謂唐宋韻協韻各有所宜五七言詩從今者也故宜於唐宋韻箴銘贊頌騷賦歌謡之屬法古者也故宜於間用協韻為古文而不知協韻是猶觀樂而不知琴瑟習禮而不知籩豆也其可乎然則才老之有此編也信乎其不可少也韓退之言凡為文辭宜畧識字茍能通字義之原流審其聲音考其偏旁點畫而又求之協韻

殆可謂之識字矣至於近世好古之儒往往譏排協韵之非甚而上之疑孔子之繫易次之黜顏師古章懷太子之注兩漢書其說愈長而其辨愈細則又予所不得而知也

傷寒書序

予聞醫之有方也猶陣之有圖弈之有譜善用之足以制勝不善用之未有不失算而敗者也故河汾氏之言曰醫者意也藥者瀹也先得大意後以藥物通瀹之此

可謂善言醫者矣今世之業醫者不然率皆以有定之方治無定之病不問其人之起居食息與夫時俗之溫嚴燥溼而槩以成格進之吾不知於其所謂意者果有合焉否也嗟乎學書紙費學醫人費以庸醫之多誤也其不至費人者少矣夫褋病猶可無誤即不幸而至於誤矣或得與失參半猶可尋其指歸為之補救獨傷寒一證既有陰陽表裏之異於其中又有三陰三陽半表半裏虛實傳變留匿隱伏難測之微自仲景立經王叔

和朱奉議成無巳之屬為之疏明辨釋習者固非一家其間經督營絡汗吐温下證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死生判焉非若襍病之可以或誤者也是以識者兢兢慎之友人某素精其術於是攟摭六經加之論斷為傷寒一書要以先得大意為主葢亦河汾氏之指也前人論難此證至三百六十明時惟陶尚文最得綱領然頗詆仲景傷寒論謂非全書而王宇泰又嘗攻陶氏之短以為尚未望見易水門墻葢其紛紜聚訟如此唯是書

折衷其間尤極詳備以是指示後學其用力良亦勤矣夫俞跗扁鵲之徒既不可再得則擇其術之工巧者而服習焉庶亦不至費人也夫

說鈴小序

汪子方為說鈴有客見而笑曰何吾子著録之不倫也夫四方之大夫士聯車轉結衣袵而來游京師者非以市奇弔詭也梯榮焉止爾媒利焉止爾梯榮故名顯媒利故實厚乃吾子舍是二者而日操紙舒翰從事於此

書以名則窮以實則左得毋奇且詭與汪子應之曰客之所謂名實者褒衣緩帶之倫舉不免焉然方其下僚直匃休沐也則必絲竹以諧耳妖冶以悅目樗蒲博塞之具以怡情肆志一張一弛其由是道久矣今客視乎吾之室空然孑然蕭然閴然於絲竹無有也圖史而已於妖冶無有也蓬垢而已於樗蒲博塞無有也故箎敗几而已然且無以自娛其若窮愁何於是追憶舊聞手纂口誦不絲竹而諧無妖冶而悅非樗蒲博塞之具而

亦肆然忘返者誠不知其不可也噫吾欲梯榮則倦而無階欲媒利則困而乏餌而又病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故寧取裁於此尚何奇之能市而何詭之可矜耶客遂笑而去說鈴之義葢取諸法言吾子篇其書則與世說語林畧相類

鳴道集說序

金尚書右司都事李君純甫字之純別自號屏山居士弘州襄陰人一云純甫其字也歴官始末具在金史文

藝傳元裕之所謂中原豪傑者是已予得其所著鳴道集説讀之其説根柢性命而加之以變幻詭譎大畧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後道術將裂故奉老聃孔子孟子莊周洎佛如來為五聖人而推老莊浮屠之言以為能合於吾孔孟又推唐之李習之宋之王介甫父子蘇子瞻兄弟以為能陰引老莊浮屠之言以證明吾孔孟諸書於是發為雄詞怪辨委曲疏通其所見而極其旨趣則往往歸之於佛凡宋儒之闢佛者大肆掊擊自司馬文正公而下

訖於程朱無得免者予始讀之而駭中讀之而疑三讀之而歎其說之過也葢自唐宋以來士大夫浸淫釋氏之學借以附會經傳粉飾儒術者間亦有之然未有從横捭闔敢於偭聖人之規矩如屏山者一何衛浮屠如是之誠而翦吾儒之羽翼如是之嚴且力與迹其流敝視荀卿氏之言性惡墨翟子之論短喪殆加甚焉姑棄其書篋衍而序之如右其論學者有云内有三疵外有四孽何謂三疵識鑿之而賊氣馮之而亢才蕩之而浮

何謂四孽學封之而塞辨譁之而疑文甘之而狂名錮之而死此則深中學者之病故録之按金史以集説為集觧殆非是當從黄侍講序為正此序今在王忠文公集中

歸詩考異序

予撰先生全集考異葢以崑山本為之主而悉附他本異同於其下至於先生之詩惟崑山本刻入外集新本刻入别集而復古堂本常熟本舉皆無之故予所考

者止於新本而已間嘗竊怪舊刻諸詩往往有出入孫

愐廣韻及吳才老韻者最為古雅而新本多從近世所

行俗韻不知何以異同如此或謂歸氏有家藏鈔本可

訂則又畧考其所刻全集如歸孝子傳徐郡丞惠政記

等篇皆不主鈔本而參用崑山常熟兩本如上王都御

史書周憲副行狀等篇則僅僅節畧鈔本數語之不同

者附注於篇末固未嘗專用鈔本以為據依也又竊意

其家所藏者或未必果出於先生之筆授而其捄雠此

鈔本之人亦未必親事先生而習見其讀書為文者也於是諸家之本紛紜錯出而後生淺學讀先生之詩若文者幾莫知所適從矣昔朱子序韓文考異曰姑考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云云予故私淑朱子之例亦不免有所疏通證明而自顧其學識之陋劣終未敢悻悻然自騁其臆而妄加筆削於其間也覽者詳之全集考異卷帙煩夥不能遽鐫版以行世而其大指則已見於此云歸文全集考異今改名歸文辨誣録

古今五服考異序一

昔魯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兩漢猶有專名禮服之學者至於馬融鄭玄王肅譙周之屬皆號通儒莫不條析異同反覆拳拳於此勉齋黃先生亦嘗欲撰次喪服圖式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惜乎未及成書而遽殁也自晚近以來諱為凶事往往棄而不講於是士大夫持服之時率皆私行其胸臆而王者制禮之意微矣予竊慨焉故作此考以儀禮為案而以今之律文斷之中間發明辨

正譙采諸家之書而稍述鄙見於其末孔子曰丘小人也何足以知禮孔子且云爾而況陋劣如琬者乎然用以羽翼律文殆不無小補云

古今五服考異序二

有問予者曰禮與律文不同今吾子之為此考也率皆取裁於律是毋乃徇今而不古之好與予告之曰非也葢嘗三復喪服傳而不能以無疑夫高祖在九屬之内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顧不為之服可疑一也曽祖距祖一世顧

為祖齊衰期而為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可疑二也丈夫三十而娶而為之妻者乃有夫之姊之長殤之服可疑三也支子不祭則不得立廟尚何有於孤幼而繼父乃得為前妻之子築宮廟可疑四也舅與從母皆母之黨也顧為從母小功而為舅止於緦抑何輕舅而重從母也可疑五也大夫絶緦於其旁親皆然而獨服貴臣貴妾可疑六也漢魏諸儒守其師說牢固而不之變中間雖有舛謬往往從而曲為之解自唐以來賢君察相知服制之當隨時損益也於是鳩集

衆議而稱制以決之縣諸令甲以齊一之至於今日其文益詳且密吾聞之也禮有與民變革者矣其不可變革者則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夫賢君察相因乎其不可變革者而損益其可變革者不亦善乎而又何周制之兢兢焉彼狗今而不通乎古與好古而不協乎今是皆謂之俗儒君子弗與也客既退遂錄之以為序

古今五服考異後序

右所作古今五服考異八卷凡八閱月九易藁而始成

予嘗考周禮凡大喪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大僕縣首服之法於宮門肆師禁男女之衰不中法者卿大夫之喪肆師則相其禮職喪則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是故無不嫺於五服者今雖律文具在而世風猥惡凡喪服與居喪之節鮮有能遵令甲者矣而國家又無專官以董之於是茍簡慢易日以成俗甚則承譌襲謬違失制禮之意豈不大可痛哉予不揆檮昧願為卿大夫之相禮序事者故敢檃括古今以成此考雖

或訶責其恠迂頗僻非所恤也至於自大小殮以訖祥禫其儀文度數之詳近古而不倍於今者莫如温文正公書儀㣲文公家禮惟學者酌而行之兹不備及云

五服圖後序

按勉齋黄氏儀禮經傳續及信齋楊氏儀禮圖一書其喪服門諸圖雖本儀禮而實參之以小戴記予所作則悉取喪服傳本文而又各以律文圖次之葢前賢所重在攻經而予所重在遵律宜其彼此不同也禮時為大

昔者殷人旣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從周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也夫於周則從之於殷則善之而不從者此無他非時王之制故也朱子曰古今異宜禮文之變有不可考者又曰居周之世而欲行夏商之禮所謂反古之道由此言之學者之論禮服也當知所取法矣

校正東都事畧前序

東都事畧一百三十卷宋承議郎知龍州王稱撰稱字季平眉州眉山人淳熙中翰林洪文敏公表上其書且

薦稱刻意史學詔除直祕閣宋史不列稱儒林文苑傳中故不詳其始末考陳氏書錄解題謂此書紀傳附錄畧皆具體但太簡畧未為全善岳氏桯史亦嘗指摘其誤而朱徽公示學者以為止說得一影子南宋諸儒皆非深肎其書者也及予取而讀之其詞質而不俚繁而不蕪至於蔡京王黼諸傳則又約畧史記封禪平準諸體䄙議論於叙事之中尤能推原禍亂所自始流連反覆三致意焉此其文章恐亦未可盡没也元托克托修史

大率採取於此而中間用他書增補者又不啻十之三四葢南渡甫經兵燹之餘祖宗殿閣所藏旣悉燬於劫火而凡士大夫家乘别集與夫行狀志銘則又以流離播遷不免散落稱之裒輯網羅良云艱矣故雖自成一家而猶間有所遺漏如諸儒云云者此非稱之過也自近歲以來其書流傳江南者絕少合肥龔尚書芝麓遂謂宋史鹵莽如欲重修必當參之以此則予亦未敢以為信也今年秋始購此本於吳山吳氏其人邨夫子不

違文義遇所不解輙以私臆奮筆改竄又仍襲既久敗帋故墨脫譌甚多烏焉亥豕開卷叢襍於是掇拾其有可據依者麤加是正其餘則姑付諸闕如以俟後之博識君子

東都事畧跋序

予為此書於王同老之訴也不敢專主文富洛蜀之相攻擊也不敢專主伊川道君之禪位及姚平仲之劫寨也不敢專主吳敏與李忠定又謂神宗時陳世儒夫婦

之獄則欲借以誣呂申公欽宗時趙諗之獄則欲借以排曾子宣王寀之獄則欲借以傾劉昞此皆當國者深文羅織不足為據至如李重進之死事歐陽文忠之闢佛皆有異論葢往往取諸小說顯然與正史相反夫舜囚堯太甲誅伊尹此皆書之所不載聖人之所不道而後世猶述而志之凡所謂信傳信疑傳疑也予葢畧倣此意不然古人之骨已朽其墓木已夻矣於吾何怨何德而為此無忌憚之言哉覽者詳之

安南日記序

惟其氣能勝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立天下之大節成天下之大功學士大夫進則建勳名於朝退則齊得喪一死生睥睨萬物浩然天地之内當是時也蹈水火膏鼎鑊而不怵投之以三公之尊萬鍾之富而棄之若唾涕然此其故何也惟氣有以勝之也張子房諸葛孔明李長源之流或事大度之主或立於猜嫌忌諱之朝所遇不同而同歸於成功談笑揮斥之頃而風釆譽望著聞於

天下小人宦侍相與環伺而訖莫敢動搖數千百年之後仰其遺烈考求其言語文章而知其所得於氣者匪眇小也不然雖有賁獲之勇儀秦之辨淳于樗里之智平居憪然自命而及其臨事苟氣不足以充之未有不淟涊退瑟盡喪其所守者吾游四方所交賢俊多矣未嘗敢以氣許之惟吾楊子庶幾焉

國家承平幾三十年士大夫膠守文墨雄偉不羣之才詘然無所表見而楊子獨受知

主上騶被

簡命函尺一之詔出使瘴癘不測之區不偕一夫不攜一刃而能逆懾其驕王俾相切中其要領而力回其強悍不臣之心使盡挈所有侵疆返之諸鄰境不啻折券之易試讀其所與國王書後先援據故事踔厲駿發斕然明析彼陸賈終童豈足為楊子道哉吾嘗謂楊子所為極難殆非卒然可辦者也向在京師見楊子博洽古今發諸論議無不纚纚可聽諸名卿貴人皆慕而與之游

既使交趾往返萬里所在餽遺一不入其槖其為人介而能和多才而有守蓋所養之久且裕如此宜乎不辱天子之命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楊子殆有之矣故於其刻日記也書此以序之

讀書正譌序

吾讀春秋而深有感於後之學者也當周之衰也周文公之遺風漸息會盟征伐列國日相尋焉然其君率皆習於禮其卿大夫率皆嫺於訓詞降而至於閨房之婦

女四夸之君長莫不彬彬然以文自淑益有漢唐以來好古者之所不能加老師宿儒善為訓故者之所不及究者矣是故穆姜魯之淫婦人也而能賦緑衣之卒章能釋隨卦之彖辭戎子鄋子皆裔夸也而戎子能誦青蠅郯子能識少皥氏之故延州來季子荆蠻之介弟非素通上國者也及其聘魯一聞周樂而能熟悉其盛衰興廢後之學者束書不觀故雖典籍具在而承譌襲謬遺忘其原委者多矣於是方言里諺蕪薉而不可解者往

往出於士大夫之口而登於其筆使當衰周之時且不得與淫婦人者竝況可廁諸晉叔向鄭子產楚左史倚相之側乎吾嘗推求其故盖濫觴於南宋浸淫於明季風靡波屬訖今日而遂為極也何休氏有言尚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由近世學者觀之則吾之為學也殆亦難乎免於其俗矣顧猶不能自已遂作斯編用以是正文章家紕漏兾時成書俾後進得采吾說以為鑑

堯峰文鈔卷二十五